黄土赤心

■阿合卓勒·努尔兰别克 艾孜买提·艾尼瓦尔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1931年，一个秋季的深夜，微风轻拂，星子寥寥。17岁的任海棠与同学高云霄、栾新春踏着月色，悄悄来到任家砭小学的一孔窑洞。窑洞内，一盏油灯发出昏黄的光，照在墙上那面党旗上。中共地下党员、强本植老师站在旗前，目光坚定温暖。

任海棠出生在黄土高坡，父亲任广盛是一名地下党员。在父亲的教导下，她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。后来，父亲因抵抗苛捐杂税，被豪绅逼迫而死。任海棠决心继承父亲遗志，毅然投身革命队伍。

此刻，海棠站在党旗前，心情激动。“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……”她一字一句地宣誓，字字铿锵。宣誓完毕，窑洞内一片静谧，唯有油灯的火焰轻轻跃动。海棠眼眶泛红，泪光闪烁。她紧握拳头，激昂说道：“今日我入党，我从此改名叫‘志贞’，立志跟党走，永远做党的忠贞女儿！”

次年早春，黄土高原的风依旧凛冽。任志贞考入瓦窑堡女校，一边读书，一边担任党的“秘密交通员”。一次，她偶然获悉驻瓦窑堡的敌军计划伏击晋西游击队。当夜，她顶着风在崎岖山路间疾行，将情报交到游击队领导手中。因为提早知道敌军计划，游击队将计就计，一举全歼敌骑兵排，打了一场漂亮的反伏击战。

夜如浓墨，瓦窑堡的街道静得只剩风声。任志贞伏案疾书，字里行间尽是对敌人“剿共”罪行的无情揭露。书写完毕，她将传单在街巷中穿梭分发，甚至将它张贴到城门口和岗楼上，搅得敌人日夜不安。风声渐紧，敌人要通缉她。为掩人耳目，任志贞剃去乌发，穿上布衫，戴上草帽，扮成一个前来任家砭投亲的“后生伢子”，继续投身革命活动。

1933年夏，黄土高原热浪滚滚。任志贞站在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的队伍前，神情庄重。这天，她以1分队指导员的身份，正式加入这支队伍，成为陕北红军第一位女指导员。不久后，她与1分队队长白德胜喜结连理。他们的婚礼很简单，两人并肩站立，许下终生誓言：“活着就一起干革命，死也要为革命而死……”

彼时，刘家沟恶霸地主刘干棍是出了名的“滑头”。游击队来时，他装出一副老实模样，可背地里却反攻倒算、催租逼债，甚至暗中向敌人透露游击队行踪。1分队研究后，决定铲除这个恶行累累的祸害。

深夜，乌云蔽月，任志贞带着游击队员铁蛋悄悄翻墙潜入刘宅。从窗缝中，他们看到刘干棍正躺在炕上抽大烟。任志贞一脚踹开窑门，飞身跃上炕头，与铁蛋合力将其捆住，押至村东沟边。紧接着，她手起枪响，刘干棍应声滚入沟底，隐没于黑暗之中。

天将破晓，晨雾弥漫。为掩人耳目，任志贞带铁蛋重新潜入刘宅，换上长袍马褂和瓜皮帽，扮作富家子弟绕道撤离。行至山腰岔口，恰遇敌军一个班。敌班长见二人衣着光鲜，便客气问道：“二位公子从哪里来呀？”

任志贞神色如常，微笑回应：“我们是李家沟李老爷家的。”

敌班长未起疑心，扬手放行。待双方擦肩而过，任志贞与铁蛋对视一眼，猛然转身拔枪厉声喝道：“举起手来，缴枪不杀！”敌班长刚欲反抗，便被任志贞一枪击毙，余下7名敌兵吓得魂飞魄散，跪地求饶。

后来，任志贞勇除恶霸、智取敌兵的事迹传开。一时间，战士们纷纷对这位有胆有识的巾帼英雄钦佩不已。

1933年秋，陕北军阀井岳秀增派兵力，与反动民团勾结，对红1支队展开疯狂“围剿”。敌我兵力悬殊，红1支队节节败退。寒风刺骨，滴水成冰，白德胜和任志贞带领的1分队在转战途中，突遭敌军伏击。刹那间，山谷两侧枪声骤起，百名敌军从四面涌出，将他们团团包围。激战中，白德胜失血过多，被敌军俘虏；任志贞咬紧牙关，率残部拼死突围，终于艰难脱险。

为躲避敌人追捕，任志贞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，梳起巴巴头，扮作农村妇女。她先是在家乡附近山窑中藏身半月，后来又转移至绥德县田庄，隐蔽在党员戴宗智家中。然而，敌人的800大洋压垮了戴宗智的良知——他背弃革命誓言，向敌人告了密。

12月下旬的一个寒夜，任志贞不幸被捕。

她被敌人视为要犯，关押在瓦窑堡米粮山腰的牢房中。敌人对她软硬兼施，先是假惺惺地哄骗利诱，许诺她终身富贵。任志贞目光如冰，冷笑道：“休想在我这里得到任何情报！我任志贞就算死，也不会向你们透露半个字！”见来软的不成，敌人露出狰狞面目，对她施以酷刑。可任鞭子抽打、烙铁灼烧，任志贞硬是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

得知任志贞被捕，上级党组织千方百计谋划营救，派她的大伯任丰盛前去探监，摸清情况。任丰盛穿过层层关卡，终于在一间阴暗牢房见到侄女。他凑近铁栅栏，压低声音：“孩子，谢子长总指挥回来了，他正着手恢复红1支队，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在设法救你们。”

“大伯，请转告党组织，敌人不会放过我，不要为我武装劫狱，那样会暴露更多同志，得不偿失。”任志贞顿了顿，望向牢房唯一的窗，那里有一片狭小天空。“只要革命成功，我虽死也心甘……”

1934年2月13日，正值农历除夕。天空阴霾密布，寒意正浓。任志贞与白德胜被敌人押赴瓦窑堡门外刑场。赴刑路上，任志贞昂首挺胸，神色无畏，迎着寒风，她高呼道：“乡亲们，革命的火种不会熄灭，黑暗终将过去！”街上百姓含泪听着，纷纷握紧拳头。

临刑之际，任志贞再次高呼：“打倒反动派！革命万岁！”枪声骤响，英雄热血染红黄土。天空霎时飘起大雪，洁白雪花纷纷扬扬。天地寂静，似在为英雄默哀。

小 满

■孙佳欣

任志贞就义那天，大雪纷飞，天地寂静。弥留之际，她仿佛又回到1931年深秋的那个窑洞。窑洞内，昏暗油灯下，是一面鲜艳的党旗。面对党旗，她一字一句饱含革命决心——“今日我入党，我从此改名叫‘志贞’，立志跟党走，永远做党的忠贞女儿！”她做到了，她为党献出了一切，包括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
老张穿着土布衣裳，背着半袋黄豆，带着儿子小张走在从山里伸出的铁路线上。远处朝阳初升，映照着他满怀希望的脸……那半袋黄豆，盛满了一个父亲沉甸甸的期望，也见证了一个接兵干部优良的作风。后来，小张如愿当兵入伍，入了党还立了功。

那么高的线杆，那样大的风沙，爬上爬下来回两次，白荞已体力不支。她咬牙坚持到落地，终是双腿一软，躺倒在地上。头枕黄沙，她的耳边是狂风怒吼，眼前是检测设备的绿灯。当听到导弹成功发射的消息后，白荞终于安下心来，露出了笑容。

“收工！”随着班长一声令下，小马牵起绳子，领着全班战友回家。他们身后不远处，是新翻的沃土。当伊犁河的春水漫过新开辟的田垄，小马想，在这片荒原之上，一定会长出能治好全体战友眼睛的葱茏绿意……

故事，是向阳而生的树，在讲述中舒展着身姿。时近小满，万物渐丰。故事的枝丫也会在暖风的轻拂中，日渐丰盈，愈发繁茂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 钟国龙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半袋黄豆

■黄文龙

一位50来岁的中年男人，穿着豫北山村常见的土布衣裳，衣服上有一摞摞补丁。他背着半袋黄豆，身边跟着个小伙子。他们沿从山里伸出的铁路线往前走，远处的东方天际，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……

那是1994年12月，我在原济南军区某团6连任职。团里让我参加接兵工作，担任接兵连连长。那年，我们接兵连的兵源地在河南省济源市。

我们走访的第一站是坡头乡。我在电话里跟乡人武部李部长约定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到坡头乡走访，那里有3个初定的兵员。

12月中下旬的中原大地，已有浓重寒意。在望不到边的广袤原野上，麦苗如茵。坡头乡距济源市中心不过20来公里，吉普车奔驰在砂石路上，不一会儿就到了。

在乡政府，我们与人武部李部长寒暄了几句，就一起往村里走去。

我们很快走访完了前两个预定兵员的家庭。两人都很纯朴，我们觉得心里有了底。

第3个需要走访的预定兵员姓张。李部长说，小张住的山村距乡政府较远，且山路狭窄不通车，他昨天已电话通知村干部，让小张和他家长今天上午到乡政府来。

我们便来到李部长办公室等候。那是一间略显破旧的青砖小瓦房，一个棉帘子挂在门楣上，室内已烧起了土暖气，茶壶正在咕咕地冒着热气。

不知不觉间，已近上午11点。这时，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李部长高声道：“请进！”

随着话音，进来一个50来岁的中年人，黑黝黝的脸庞上，皱纹似刀刻。他进到屋子来，一只手拎着一只鼓鼓的蛇皮袋子，另一只手拉着一个小伙子，嘴里不停地说着：“快叫领导好！”

小伙子睁着明亮的眼睛，瞅着满屋子穿军装的人，有些害羞，声音却是很洪亮：“领导好！”

中年人放下蛇皮袋，忙解释道：“让各位领导久等了，我们6点钟就从家出发沿着铁道线走，紧赶慢赶还是晚了，耽误各位领导时间，对不住，对不住啊！”他不停地说着抱歉，两只手有些不自在地在自己粗布衣服上不停地来回擦着。

李部长赶紧搬来两张凳子，我笑着让老张父子俩坐下说话。

交谈中，我了解到，老张家住坡头乡最偏远的村子，离乡政府有十七八公里，村里不通公路，走三四里山路才能到达铁道线。老张平时在家和老伴种几亩山地维持生计。山地贫瘠，庄稼难长，只能在山坡地上种些黄豆和地瓜。老伴患有心脏病，常年要吃药。家里两个小孩，面前这位小张是老大，高中没毕业就跟着父亲种地，还有一个弟弟上小学四年级。

直觉告诉我，面前的这个孩子是个当兵的好苗子。我想，只要体检政审合格，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到部队。

正想着，老张又开口说道：“各位领导，我们想让孩子到部队去锻炼锻炼，大清早从家走得急，也没啥好带的，就装了家里刚收的半袋豆子，就当我们的一点心意……”

原来那蛇皮袋子里装的是半袋黄豆。我的脑海里瞬间涌现出这样一幕画面：身背黄豆的父亲与渴望走进军营的儿子，一起迎着朝阳，行走在铁道线上……

沉默半晌，我本想拒绝老张，但回头一看神情有些沮丧的他，我改变了想法。我最终收下了那半袋黄豆，把自己带着的三十几元钱硬塞到老张手里。后来，我将那半袋黄豆交给了李部长，让他转交给乡政府食堂。

小张顺利到了部队，不过跟我不在一个连队。听说他到部队后，干得很出色，入了党还立了功，后来转了志愿兵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很欣慰，不由得又回想起那天当我把黄豆钱硬塞给老张时，一旁的小张眼中瞬间闪现的感动的目光……

女兵白荞

■高满航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白荞躺在地上，看着漩涡一样翻滚的沙尘。天空之上，导弹疾驰而过。

几小时前，通信营下士白荞捕捉到通信异常的警报。大风中，营长焦灼地望着发射地方向，询问面色凝重的一连长：“全线路检修一遍还来不来得及？”

一连长回答：“来得及，不过这天气，又是开车，又是检修……男兵都撒到各个点上去保障了……”

营长命令道：“现在就出发，全面检修线路，确保发射前排除故障！我们虽然不是发射的主角，也别成为耽误发射的主角！你说，你们连有没有能顶上去的人？”

白荞迎着风沙大吼道：“报告营长，有！”

营长看着白荞，又望向一连长。一连长终于下定决心，朝营长点点头。

一连长刚到连队任职不久，这是头回上高原。他前年硕士毕业才到的基地，任基地通信处参谋。一年多后，原一连长任职期满，他便成了新的一连长。他业务素质没的说，不过参加演训少，经验不足。

白荞当兵5年，年年跟着演训部队上高原。此时，白荞和连长乘车冲进迷障一样的黄沙里，边走边停，仔细排查通信线路。

车子又一次停下不久，一连长听白荞喊道，找到了，这里！

看着滴滴作响的检测设备，一连长紧绷的面部慢慢舒缓下来。可随着设备精准锁定故障点，他的脸再一次紧绷起来——检测设备明确无误地告诉他，故障点在壕沟最底部的一根线杆顶部。

他们走得急，没带攀登装备。一连长看表，想着现在回去取攀登装备，再找人上杆维修，就算过程顺利，也不一定能赶在发射之前完成。想罢，他抱紧杆子，小腿交错一夹，双手用力上抓，努力向上爬去。

风越来越大，像一支鞭子，疯狂向他们抽来。

白荞望着一连长悬在她头顶的双脚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突然，一连长滑落到沙地上。他迅速起身，又要重新往上爬。

白荞拦住一连长，双手抓住线杆请示道：“我来！”只见她双臂抱杆，双腿夹杆，双腿上移，双手上抓，一移一抓，干脆利落。不一会儿，一连长隐约听到了上方白荞的喊声。他低头看检测设备，滴滴声消失了，红灯变成了绿灯。他仰头朝白荞大喊：“修好了！”可白荞刚滑下来，警报又再次响起。

“不行，又出故障了，还得爬上去再看看。”白荞听清了一连长的喊声，便再次向杆顶爬去。“故障排除了，你就踢两脚线杆。故障排除完，我在上面多待一会，确保没有反复，我再下来。”听到白荞的声音，一连长喊了一声好。随即，白荞继续向上爬去。

不一会儿，红灯再次转绿，一连长重重蹬了两脚线杆。

风更紧，沙更密了。一连长紧盯检测设备上的绿灯，等了几分钟，绿灯没有转红。他环顾四起的狂沙，踢了几脚线杆，仰头冲白荞喊：“下来吧！没问题了！”黄沙中，他隐约看见一个吃力的身影。来回两次攀爬，白荞体力已经不支。落地后，她双腿一软，直接躺倒在黄沙里。

滚滚黄沙中，导弹成功发射的消息让白荞露出了笑容。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荒原之眼

■杨 舒

1954年底，在新疆伊犁河畔一片渺无人烟的荒野碱滩上，突然多出了一排排地窝子，不断有人钻进钻出。

地窝子不远处的荒地上一片喧腾：铁锹挖土、镢头刨地的声音，双轮车经过的声音，交织成一曲热火朝天的劳动号子—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军全体官兵要奋战一冬，争取在明年春天把荒原变成良田，实现自给自足。

远处，奔腾的伊犁河已被冻结。冷风像刀子，一下下在人脸上割。

“小马，今天我们要干到那棵红柳那儿。”班长老王一手握着工具，一手指着前面的一棵红柳。

前方，一棵孤零零的红柳挺立在寒风中，如一片小小的红云落在碱滩上，在刚升起不久的日头下，明晃晃的，很是耀眼。

“没问题，班长！可这么荒的地真能种出庄稼来吗？”小马把地里的石头捡起来堆在一旁，疑惑地问。

“肯定能！”老王使劲一刨，“这么肥的土，明年再把伊犁河的水引过来，还愁种不出庄稼？到时恐怕粮仓都得装不下哩！”

正午，炊事班的李大个拉着饭车来了。“开饭喽！大家快过来！”

“来喽！”大家纷纷放下工具围了过来。早上天一亮吃了两个馍馍蘸盐水，又刨了一上午地，他们早饿了。李大个挨个往大家的碗里添满高粱饭，再盖上一小勺萝卜咸菜。席地而坐，他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在这里吃饭讲究速度，要不然一阵风起沙落，碗里就“添菜”了。

老王边吃边看着整块碱地。连续一个月，他们在这块地上开荒造田。碱地不断缩小，新田不断扩大，他的心里充满希望。

红日落下，一弯新月洒下银辉。月光把碱滩照得雪亮亮的，也为那棵红柳披上了纱衣。“目标完成！”小马直起身子，站在红柳下。

“收工！”老王干脆利落地下达命令。

一行人拿起工具，乘着月色，向地窝子走去。

“班长，我看不见了！”同行的一个战友突然嚷起来。

“小马，你牵着他，我们去医院看看。”

医院临时建在一个地窝子里。军医扒开战士的眼皮，用手电筒照着仔细检查：“是夜盲症。这段时间不少战士都得了这个病，是缺乏营养造成的。”

“能治吗？”

“能，多吃蔬菜就行。”

“蔬菜？”老王面色凝重。他们刚到这片盐碱地时，还有白菜、萝卜和咸菜，可现在只剩萝卜咸菜了……将那位战士送回地窝子，老王去开会了。等他深夜返回，小马急切地问：“班长，有方法了吗？”

“方法倒是有，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这个条件。眼下的重中之重是抓紧时间把田造出来，有田才有菜。可很多战士得了夜盲症，晚上看不见路，回不了家。团里决定，为了不影响开荒造田的进度，一个班必须保住一双眼睛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班要把所有的菜都给一个人吃，让这个人晚上收工时，领着大家一块回来。”

说完，老王扫视一圈：“小马，我们班保你！”

“不……”小马刚开口，就被老王斩钉截铁地打断：“小马，我们班你最年轻，你今年才16岁。记住，以后你是我们共同的眼睛！好了，大家赶快休息，明天继续干活！”

第二天，天刚露出曙光，老王又带着战友们上了碱滩。

炊事班的李大个又推着饭车来了。风仍冷得像刀子，夹着沙子打在人脸上。大家端起纯高粱饭坐在红柳的光影中热乎乎地吃起来。唯有小马，端着一碗堆满了咸菜的饭怎么也咽不下去……

日复一日，每天日头一点点亮了起来，又一点点暗了下去。

又是一个月光满地的夜晚。“收工！”老王铿锵有力地宣布。

夜色之下，小马走在队伍最前面。战友们攥着一根麻绳，缓步前进。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直伸向刚开辟出的田垄之上。小马看着他们身后新翻的沃土，再过不久，伊犁河的春水将漫过它，在这片荒原上，必将长出满眼的绿意……

故事兵阵

长征

第6457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 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 定价每月20.80元 零售每份0.80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